金鋼鑽

農髯題

◁社址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第一百〇四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中縫一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雙十商標

純毛地毯

此項地毯最合廳堂書齋閨房鋪設之用式樣鮮美質地堅實請各界試用花紋大小均可定製定價極為低廉

上海模範工廠白

內服換顏素

海波藥

清血解毒　治婦女赤白帶　子宮炎　小孩胎毒　極有效驗

今有一種善退雀斑酒刺等之外藥名曰換顏素不知本藥房所發行海波藥實內服之換顏素也何以言之凡患花柳病之人往往雖經醫治因血毒未清或血毒上升致面部皮膚組織頓改白潤而為紫環不雅觀者至有常服海波生頭項荷能恢復舊容定能服藥時退除海波藥即為內服換顏素誰曰不宜每瓶二元每打念元

五洲大藥房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印度眼藥水

印度靈嚴氏眼科博士發明一種印度眼藥水萬人向在歐美各國治愈目疾者不下億萬海內皆知毋庸贅述此藥專治十種眼疾如沙眼痛眼年痛眼赤眼流淚白翳火眼紅眼內障外障眼星等症無不藥到病除每瓶大洋一元二角五分

上海三馬路東三眼樂公司

（介紹牙醫士）

（毛子祥先生）

毛子祥先生為牙科專家手術靈巧鑲補牙齒無不精美[illegible]

照常張[illegible]診

案設長浜路修德里對面德順里內門診午前九時至十二時午後二時至四時出診

本書特別大優點

有孫美瑤兄弟之照片……不可不看

有徐大頭之照片……不可不看

有女匪首之照片……不可不看

欲知孫美瑤綁票之前因後果者

欲知山東響馬之流派三教之江湖切口者

欲知土匪之原因七匪遍地者

看山東響馬傳

此書為旅行便利計，特見起外[illegible]

天下大亂匪類橫行，荊棘遍地，為太平之民者，不能一日安居。吾思古人云，經商旅行，保身以外，必有智識。姚君民哀明於世事，乃著此書，凡身經目睹耳聞之事，筆之於書，可為旅行之珍。此編實為旅行必讀之書，閱者如永保太平，不敢自誇，聊作指迷之津導。區區微意，希讀者參考焉。

每部三角五分

外埠寄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總發行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發行

各埠分局及分售處均有代售

山東響馬傳

姚民哀君傑作

今人身體虛弱

今人身體虛弱，百病叢生，揆其原因，多由智識早開，心腎不調所致，蓋種種思慮，皆關於火，能暗耗腎水，戕賊身體，所謂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也，若夫縱慾斲喪以成病者，更比比皆是，滋可慨焉，本社於是悉心研究，發明此丸，功能安神消慾，補身却病，以治心腎不調，身體虛弱諸症，無論男女老幼，均能藥到病除，自民國九年發行迄今，已治愈數萬人，藥性純正，功效偉大，非尋常藥品可比，今將治症列後，務祈諸君及早購服，俾得早起沉疴

主治　身體虛弱　心腎不調　四肢疲乏　飲食乏味　夜不安眠　遺精夢泄　惡夢盜汗　精神恍惚　心悸怔忡　頭痛眼花　耳鳴耳聾　腰骨酸痛　舉步沉重　精冷精滑　陽萎早泄

（價目）每匣一元　每打十一元

實驗保腎固精丸

青年之救星　補養之聖品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報館事務新報館隔壁　愛華製藥會社

上海遊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券

第壹獎三萬元

初十開彩　購請從速

驪製半夏麯

止咳化痰生津潤肺

中盒一元弍角

上海辦香盧大藥房

人體模特兒

通告　止預定截

本集係集上海著名畫家十數人選中國美麗之女子裸體寫生而成內容優美精良洵為藝術界出版界未有之大觀印刷精美

印五百冊以特價供全好未屆一月已定去四百餘冊尚餘數十冊儘此數售完後再版出書後每冊九角六分

預定者須於本書出版前付書款十冊以內每冊另加寄費一角二分

本書現在已印好故印額只五百冊本書局購定者每冊書價定本書時每冊九角郵費在外凡未交付書款者書局恕不能再續

預定者因所購冊數多少須出版後交書

大書局購書者只得將原函及附郵還書費書局因再有外埠定購者書可接書以上書費固可也特此通告

上海三馬路五十二號讀書美術公司郵購棋盤街民智書局出售

蝶衣金粉

天台山農題

欲知此書之內容請閱下期此處廣告

我國近今花柳病之流行幾乎普遍全國凡通商大埠之繁盛之區無日無之如上海一埠[illegible]

主治　楊梅毒瘡　五淋白濁　魚口便毒　宿毒入骨　筋絡酸痛　口鼻潰爛　筋脹起核　瘋癱拘攣

服法　每日早中晚三次每次服二片

價目　每瓶七角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西大藥房

分發行所本埠及各埠中法大藥房

老美女呂宋雪茄煙

老美女牌為雪茄之王　蓋此煙能養氣醒腦故人皆喜之購者須注意惟冒牌甚多

經售處各大烟紙店

總經理上海德高洋行

上海望平街真美藝術社

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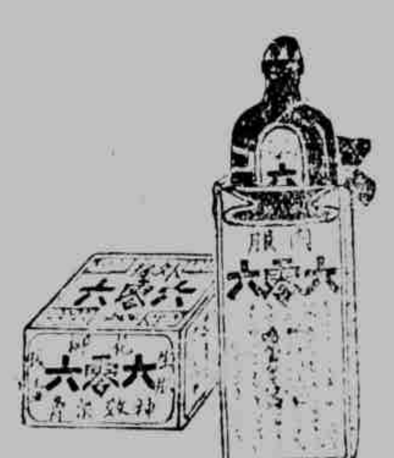
專畫舞台照相

◀及其他各種美術品類應有盡有▶

備有樣張歡迎參觀詳細例函索即寄

社長張聿光主任葉華王玉書謹啓

諸毒盡消



◉六零六專滅毒　梅毒風濕一經服　保你斷根永不再發

◉六零六專拔毒　瘍瘡癬疥一經擦　保你脫痂生新肉

價目　內服六零六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擦六零六每盒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大藥房德和太大藥房發行

本外埠各藥房均有出售

立退腳腫丸

帆船商標

鈍根書

腳腫一症，其有內外二因，內因陰寒水濕雨露之氣，侵入腠理，內因則由多食肥甘乳酪等物，醞釀而成，以致濕熱下滯，氣機不利，遲延既久，遂成腳腫。是症初起甚微，飲食動作如故，惟覺足脛微有浮腫，痿軟麻木，步履不仁，晨起稍安，至晚較劇，日久失治，漸乃上及胸腹，甚至兩手頭面皆腫，氣喘脹悶，神志昏憒，即起厥逆，重者竟成不治。我國東南地勢窪下，濕邪極易聚，每逢夏秋，此症獨盛，罹病家輒以其初起時不甚痛苦，而忽之，迨至困憊已難挽救，因循坐誤，悔後奚及。本製藥社有鑑于此，發明立退腳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立能腫退身安，屢試屢驗，神效如響，真起死回生之妙藥也。惟市上假冒甚多，購者務須認明帆船商標，庶不致誤。定價每盒大洋六角，外埠另加寄費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羣濟製藥社

本埠分售處四馬路世界書局　信托部　望平街雲華製藥社

大世界北首濟華堂大藥房　城隍廟對門寶豐煙紙號

戰之利

（澹盦）

江浙兩省果然開火了、別人家提起了戰事、大都是愁眉不展、十分惶急、惟有我却喜笑自若、反覺得十二分的高興、諸君不要弄錯、我並非是幸災樂禍、歡喜看人家廝殺、實在因爲那戰事發生之後、我們可以享着許多的利益、諸君不信、聽我道來、

一、「裁兵」這兩個字、不是大家都贊成的嗎、但是要實行却很不容易、從前黎黃陂鬧了好久的裁兵、到底却不曾裁掉了半個、現在戰事一開、雙方的丘八太爺、今天死五百、明天死一千、這樣的裁兵、裁得好不爽快、而且裁了來的兵、也不致於變成匪徒、嘯聚爲患、這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一、中國人民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生活程度便一天一天的增高、平常八口之家、度日很不容易、近幾年社會上各種東西、貴得不成個樣子、便是這個緣故、戰事一開、人民橫死的、一定不少、人數既然減少、百物自然要跌價、生活程度一低、那末活着的人、便可以不致有米珠薪桂之患了、

一、上海的房租、貴得不像話、非但租界上貴、華界也跟着漲價、經紀小民、簡直要住不起了、戰事一開、華界的人、紛紛搬往租界、將來戰事平定之後、胆小的人、恐怕也不敢再住到華界來、華界的房屋、空關的多、從此華界的房東、也許不能再噱着要增加房租了、

戰事的利益、我也說不盡許多、光是這三樁、不是已經很好的了嗎、有人說道、你別說風涼話、萬一上海發生戰事、你聽了那鎗聲炮聲、可也有些害怕嗎、我笑道、大年夜放的高升炮、不是同槍砲聲音一個樣子嗎、高升邊砲是要化錢去買、這個却不用化錢、便宜貨落得撿、不出錢的高升邊砲、聽了好不有趣、怕他什麼、那人又說道、流彈飛來、是要打死人的、你難道不怕嗎、我嘆道、當眞被流彈打死在家裏、倒也死的爽快、但是照這樣的時世、恐怕我民還不知死所哩、

余大雄吃醋

（不霖）

昨閱晶報六百五十九號載有不慣客一則、詞意支離、初不知神獅爲何許人、故不屑辯論、偏乃悉神獅即晶報主任余大雄君、又不禁爲之絕倒、蓋大雄即予與林月娥之介紹人也、此次余由京來滬、旅邸無聊、輒與舊雨陳君、飛箋召局、以消長夜、大雄與陳君有葭莩之誼、亦隨來談、極言林妓之佳、並爲轉召、不佞以其厚意拳拳、不忍過拂、一局之後、隨往其家、報以和酒、非敢泛愛、亦爲大雄面子計耳、不圖竟以開罪大雄、夫不忍割愛、何必轉荐於人、既推荐於先、又何必吃醋於後、斗筲之量、抑何可笑、且青樓之中、人苟有錢、[illegible]皆作樂之資格、大雄君又安[illegible]盡人入之醋、至於妄想揩油、不[illegible]獵花叢、鶴將十載、禪心已定、[illegible]曾經、激歌選舞、無非暫解[illegible]豈如登徒子急色兒之流、輕[illegible]狂犬亂吠、本不屑辯、但[illegible]恐海內友朋、多所詫[illegible]眞相、

非常常識

（健碧與紅館主）

◉尚白篇第四

人之看人也、無論男女、輒喜其白、故人之欲人看之而喜者、無不[illegible]其白、君苟出門而看、觸於目者、多白也、然而天下之眞正白者、幾何、此蓋乞靈於脂粉而已、有乙丙焉、近視之、粗而黑也、徒涉、不值得也、或於電光之下、[illegible]而不白者亦白矣、常人每易受[illegible]也、何爲受欺也、遠矚之、雪白[illegible]粉裝而土琢也、明日視之、黃臉而已、一塲空起勁也、非常之人[illegible]然、見女人、必察之、見男人、必[illegible]膏之白、非粉紙之白也、粉紙之[illegible]、皮膚之白、非雪花膏之白也、[illegible]非宮粉之白也、宮粉之白、粗[illegible]粉紙之白、細而勻、雪花之白、[illegible]膩、皮膚之白、細膩停勻、有[illegible]其短、是故不粉而白者上品、薄敷[illegible]中中、至其敷粉彌厚、必其黑彌甚[illegible]亦不足觀也矣已、

小說家種七（二）

（濟公）

▲馬二先生之脚

馬二先生能打猴拳、所以[illegible]腿很軟、能夠一足立在地上、[illegible]一足扳到頂上、但是叫練慣[illegible]拳、無論打麻雀或吃飯時候、[illegible]把一足或是兩足蹺在凳上、像[illegible]一般、徐卓呆每見他把足蹺[illegible]上時、便說『又要露馬脚了』[illegible]露馬脚了」、馬脚二字、用在[illegible]二先生脚上、可謂貼切之至、

陳蓮痕京華春夢錄序

（瞻廬）

[illegible]京華爲人海、無寧稱京華爲夢鄉、[illegible]曾爲睡、所在皆是、遽遽栩栩、吾[illegible]希、以蕉隍爲安樂土、以槐柯爲[illegible]邑、黃粱屢熟、而黑甜猶酣、可[illegible]、吾友陳子蓮痕、客京華者有年[illegible]煩惱之醒眼、考察夢夢者之狀況、於是乎有京華春夢錄之作、蓮痕豈好爲是夢夢者寫照哉、衆人皆夢而吾獨醒、行間字裏、在在挾有喚夢聲、使夢夢者得而讀之、庶幾蹶然而醒、蹶然而起乎、蓮痕一枝筆、直是照夢之鏡、匪惟照夢之鏡、直是敲夢之杵、匪惟敲夢之杵、直是切夢之刀、

程瞻廬先生之奈何天存稿、昨已刊完、續稿未到、祇得暫停數期、

集錦小說 明星趣（三）

行素

衆人聽了這個電話、正要追問底細、可是那邊已經搖斷了、大家都面面相覷、不作一聲、忽的人叢中擠出一個黑瘦的人來道、不對不對、這電話是靠不住的、他說了這句話、大衆都不約而同的回過頭來向他一望、原來是影戲園裏看太平門的老黑、那老黑瓦白機續着說道、你們大家想、李亦飛先生趕去的時候、不是已說過他對於這件案子、已十得其八九麼、并且他還說是去追起兇徒的、可見他是認定這個肥而且白的人是兇手了、怎的此時祇來道一個電話、說此人品行素來安分、就是調查得此人確係安分、也應該問問他爲什麼要逃、更當問他用什麼法子會從廁所的小格眼鑽裏來、可見這個電話決不是李先生打的了、你們想李先生是何等精明強幹的人、他怎會疏忽到這般地步、老黑剛說到這裏、方纔那接電話的人排衆而前道、一些也不錯了、我原說電話裏的聲音不像李先生、他的聲音、我是聽慣的了、是很沉着而枯澀的、怎的剛才會變做很清脆呢、就這一層、便大有可疑哩、衆人聽他這一說、更如墮入五里霧中、其妙莫名了、這時有一個園中執事冷冷的說道、咳、李先生人是精明的、辦事也很幹練的、破在他手裏的奇怪案子、總算不在少數了、可是他對于這件案子、未免要大費躊躇哩、說罷、又冷笑了數聲、衆人正要詰問他所以然的當兒、猛聽得樓梯上一陣蹬蹬的腳步聲響、接着上了兩個人、一個便是李亦飛、一個是他的副手何禮和、亦飛走上樓來、便對着衆人大聲說道、你們怎樣這等不濟、羣[illegible]祇是圍繞着此地幹麼、兇手決沒有出這個園子、還恐怕就在面前呢、（以下請濟羣續）

特別廣告

唐拾義久咳丸爲治癆聖藥

人體百病、多起於癆、治癆之法、首先制咳、咳止肺愈、癆根自除、患咳諸君、不可不試

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石路口父子藥房

朱其石篆刻

石章每字[illegible] 牙章每字[illegible] 附[illegible]處上海各大[illegible]莊及本報館

鄙人有新聲雜誌[illegible]份計十册茲願[illegible]內交徐一[illegible]純收可也

國文研究社徵求同志

欲知本社章程請附郵花一分逕寄上海愛文義路四三二號臨時籌備處即可奉上不誤

發起人 俞英鐘 夏雲鵠 鮑健民 童理璋 同啓

半狂次範二兄鑒。聞賢昆仲已來滬。不知稅駕何所。見報乞示居址。以便走訪。惠函請寄愛多亞路大世界東對面太平洋西菜社相近一七八號中華電影公司。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必在公司中。倘能過我一譚。尤爲欣幸。（澹盦）

邦鈺雲生二兄鑒。累蒙過訪。失迓爲歉。得暇請駕臨中華電影公司一談。無任企盼。（澹盦）

黃色車夫銷魂記

（活佛）

維時觀者麕集、女顏如絳霞、俯首至肌、忽有黃衣警十數人、排衆而入、略詢啟釁之由、即將一雙男女、帶赴警廳、未幾、某校校長聞信踵至、詞悉巔末、以事關校譽、願爲黃包車夫任醫藥資、且願給其老母、女生則摒諸校門之外、廳長首肯、事遂以寢、車夫至醫院、醫者診之、則瘋癲毒也、衆始恍然於該女生不惜以千金高貴之軀、供黃包車夫之一度銷魂者、蓋有由也、（完）

覆惠龍

可可吾弟覽、來書並罌函、均經收察、余來京二旬、海上各小報、久已未曾寓目、一鶚何人、何由得知、况瞿君余不素識、即識之矣、於一鶚何係、余在滬時、聞瞿君有新世界香國選舉之發起、屈指揭曉之期已過、首選者是否果爲各小報所預料之汪姑娘否、便祈告我爲幸、江浙風雲、聞之驚駭、無辜小民、又將咸於水深火熱之中矣、苦哉寃也、京中天氣稍涼、甚爲安適、南返之期、未能預決、大約在重九左右也、改盧主人、近狀如何、祈爲我致意、草此怖復、順詢學祉、

小兄梅花館主頓首

平議

（亦周郎）

新世界報的瞿愛棠君、因捧角方面、致引起許多人的不滿意、在下對於此事、曾經思量了一番、現在要說幾句小話、但是我決不是偏袒任何方面、雖然我和瞿君是十年前的老同學、現在我還認得他、他却忘記了我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分三層講來、

（一）瞿愛棠君捧汪金蘭、倘純粹爲鑑賞大鼓的藝術、並促進此種藝術起見、自然是很正當的、不過現他人引所爲不滿意的、就是瞿君譽揚汪鼓娘過甚、將其他鼓娘、說得完無價值、我看瞿君在這方面未免太欠缺點、去掉幾好呀、我看是「彈香」呢、

（二）不滿意於瞿君者所發表之言、未免有出乎題外之處、也有過[illegible]之言、我想同覺斯文、雙方不妨平靜氣的討論吓、

（三）在下斗膽向雙方進言、小子願做個調人、請大家「概息爭端、歸於好」、不過還要請雙方把各人[illegible]爭執也、

徐碧雲研究

（黃浦灘）

▲梅蘭芳原來與徐碧雲一樣[illegible]新聞報上登的徐碧雲廣告、做[illegible]梅、都是隱惡揚善、孔孟之徒、[illegible]道人第一、佩服佩服、不過內中有句說、凡蘭芳所長者、徐氏均可[illegible]爭一日之長、咲、梅老板原來與[illegible]一樣格、

▲結論

這樣辛辛苦苦說了一番、然而徐碧雲已經來滬了、恃律師之牌頭、反對者藝被征服、開戲館之老板、䞍了冷笑一聲、徐徐曰、上海人少見多怪、而又一些經不起威嚇、何苦何苦、

西園聽雨記

（鄭逸梅）

秋涼微雨、足音蛩然、蓋滄浪生自海上歸來也、滄浪生與予莫逆、過從談文史、終日不倦、飯既、偕往西園、雨愔愔未已、垂綠跃蔓、有如新沐、園有池、絕清曠、池中翼然一亭、小橋通之、下蓄魚介、唼喋沉浮、往往引人駐足焉、是日游者絕尟、似天故闢斯清境以著我兩人者、時雨浙瀝更甚、水起浮漚、隨滅隨[illegible]繼而琤琤琮琮作清響、斜風掠低[illegible]如蜻蜓點水然、而魚適大樂、促[illegible]鱗、幾欲出水、吾儕屑餌以拋之、[illegible]是浮者來、潛者起、爭奪唼喋、一[illegible]人之希弋利祿而攫攘也、由是推[illegible]則六合之內、何在而匪爭奪之塲[illegible]因感而記之、

水晶宮

（良工）

[illegible]滬上飽餐無事之人、不惜費其[illegible]光陰、專攻發財捷徑、有所創設[illegible]取名亦不必絞盡腦汁、務求新穎[illegible]引起大衆之注意、如新建之安樂[illegible]及行將開幕之水晶宮、吾人顧以[illegible]名而言、安樂宮者、謂既安逸而[illegible]快樂之宮也、有雅樂之堪娛、無雜[illegible]亂心、此遊宮者之所謂安其安[illegible]擁美人以作舞、聆蕩歌而銷魂、[illegible]遊宮者之所謂樂其樂也、至水晶宮之意義、則謂海龍王之宮殿也、主人自視爲龍王、而視入其宮者爲龍蝦蟹鼈之屬、豈不唐突遊客乎、或曰、今之所謂旅社宮舍者、每夜風雲流散、煙雨反覆、無止恒河沙數、蓋似千萬蝦蟹嘍兵、擾攘於深潭水穴中、今彼主人以水晶宮命名、可謂恰當恰當又恰當也、（與不通不通又不通相聯、絕妙鑼鼓聲也、）

如是我聞

天津大羅天遊園、上月聘請程艷秋、每日包銀八百元、登台後、連日大雨、因之上座不佳、故演一星期即止、聞園主虧耗約三千八百金、張園自碧雲霞上月期滿、改聘譚富英、演唱三星期、計包銀二千六百元、富英期滿、園主挽請癸奥直王大[illegible]等、特烟碧雲霞再演半月、于上星期六登台、附有花籃二十餘隻、劇目係新排卞籠再世、（楚白津寄）

小問題

（黃浦灘）

小說家常常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這句話自然是極普通、時時可以看到、但是還有三十五着呢、請大家依次說說看、恐怕沒一個人能回答罷、（如有人能以滑稽論調作答本社當稍具薄贈以助雅興）

大亂十八年

（方人）

前清宣統年間、某縣地方、忽然來了一個道人、手持一件像西洋鏡般的東西、嘴裏喃喃吶吶的說道、大難將臨、有緣的快快趨吉避凶、有人問道、你手裏拿的是甚麼東西、道人道、這就是趨吉避凶的捷徑、你們誰願意拿出十塊錢來、便可一看、倘然多拿幾塊、便可多看幾門、人家都笑說這是瘋道人、誰願意把白花花的洋錢去看他野人頭呢、豈知世界上自有一種說乖不乖、說傻不傻的人、竟然拿出三十塊錢、說我來看他一看、道人便把那東西湊在道人眼上、道人向裏看時、只見第一門寫着『宣統三年』、再看第二門時、寫着『民國二年半』、再看第三門時、寫着『大亂十八年』再看時「只見一片模糊、那人看得氣起來、想和道人理論、那道人竟倏的不見了、上面所述的一樁異聞、在辛亥那年、人家都把他當做推背圖燒餅歌般的講、那時候我聽了、便笑說、這一定是人家見革命成功了、纔造出來的、人家還和我爭論、我只是不信、後來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下令取消自治、差不多祇有二年半光景、但是我還不十分深信、從此之後、便是籌安會啊、洪憲稱帝啊、復辟啊、奉直交戰啊、各省督軍擁兵自衛、湖南四川廣東等省、連年兵火、竟然一年也沒有太平過、今年又弄出江浙風雲、不知到何時纔了、唉！大亂十八年、這句話恐怕也要應了、不過十八年現在祇過得十年、還有八年、不知還要變化得怎樣、哀哀吾民、無噍類矣、